

青春校园小说

饶雪漫 著

我听见花开的声音……

按时长大

按时长大

饶雪漫 著



我听见花开的声音……

爱你就像你爱我（代序）

许诺儿

“雪漫姐姐”，我想无论何时何地这都是个亲切的称呼。我们在三月望不尽的春风里唤她，期待她细腻柔软的文字带来青葱岁月里的第一份礼物。

在花衣裳的网站，总有一群正在成长、将要成长、仍在成长的人在期待着她，支持着她，并时时准备与她一同上路，在瞬息万变的世界里迈出同样的脚步，快快乐乐地走过令人心慌甜蜜忐忑迷惘的成长四月天。

如同拥有一根文字的魔法棒，雪漫总会给我们带来惊喜。从纯情逗趣的校园小说《QQ兄妹》、《花糖纸》到贴近现代少年的网络音乐小说《最熟悉的陌生人》、《若即若离》，再到时尚精美的都市爱情小说《爱在仙境的日子》、《十年》，还有最近才跃入我们眼中的校园幻想小说《我是女巫我怕谁》。流畅的故事叙说，抒情的文字表达，灵动的E时代思维，斑斓的少年情怀，交织错落成为贴着我们花蕾般的身體一起在成长的天空下铺展开的一段段青春奇遇。一样的细腻，一样的纯情，一样的逗趣，一样的感动，一样的扣人心弦，不停地刷新我们的成长，丰富我们的幸福后花园。

雪漫精灵般的文字给我们构筑了一个透明纯美的爱的世界，闪耀的青春，飞扬的青春，甜蜜的青春，而这些在她笔下熠熠闪光的青春都是我们不断起飞的新生代成长的真实写照。她的字字句句，都是我们的年轻宣言。是她，给我们美好而平和的面对措手不及的长大的心情，给我们所有年轻应有的自信和飞扬。是她让我们知道只有从从容容真真切切地走过这一段旅途，我们才会在最后，收到一张写满欢笑和感悟的成长的毕业证书。

网络里的雪漫叫坏坏。坏坏调皮可爱，就像和我们同龄，一样爱玩爱闹爱笑，却同时有着时间赋予她的稳重和理智，有姐姐般的温暖。她了解走在成长路上的孩子们的心情，那些内心的茫然和迷惘，那些大起大落的情绪，那些脆弱的眼泪，那些明亮的笑容。她挥挥手便在天空中上演的精彩故事，总会牵动我们的心。那一点一点的细节都写到我们的心坎里去了，疼的时候让人柔肠百转，暖的时候又会把人感动得潸然泪下。她注视着我们一步步走向成熟，一步步走向坚强，一步步走向勇敢，直到能够阻挡住所有来自生活的风风雨雨。她的目光宽容而温柔，一次又一次地陪我们滑翔在成长的黑暗中，又一次又一次地带我们去阳光下的明亮角落。在她轻柔亲切的声音里，所有成长的惊喜长着翅膀飞了出来，簇拥着我们，周围仿佛突然间开满了纯白的花朵，微凉的风中夹杂着阵阵花香。所有耀眼的星光似乎都落在我们的肩膀上。这一切奇迹，都只因我们爱上雪漫，爱上雪漫的文字。有个女孩告诉我说，看雪漫的书就像是把激动握在手里。我看着她年轻靓丽的脸，那认真的表情，难以掩饰心中那一瞬间的欣喜。

在上个夏天，在她来榕做签售活动时，我曾去看她。坏坏见到我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哇，是你啊！”她回头看我的那个瞬间定格在我的记忆里，那神情惊讶而调皮，像孩子一样天真活泼。聪明的坏坏端着鱼丸歪着头问该怎么吃，可爱的坏坏像发现新大陆似地叫起来，说是发现鱼丸里有馅。签售活动开始时，我坐在读者中间，看见她在台上朝我俏皮地眨眼睛。坏坏，因为她活泼可爱的个性，时不时调皮的鬼脸和玩笑而在夏日灿烂的阳光下、呼呼的风中变得美丽起来。那种荡漾着澄澈，如精灵般灵动，摇晃着少女情怀的别样美丽由远而近，从模糊渐渐变得清晰，最后深刻地留在记忆中，永不褪色。

我不禁微笑。那一刻，我确信，一切足以让我相信，雪漫，这个一直没有长大的姐姐，可以陪我们一路，体验所有的艰辛和甜美。因为她的灵魂，和我们一样新鲜，玲珑剔透。让我们并肩，此刻就启程，还来不及学坏就一起按

时长大，微微笑坦然走过木吉他轻轻吟唱的夏天。有句话，我一直都没有对你说过。那就是，我很爱很爱你，我亲爱的雪漫姐姐。我们真的很爱很爱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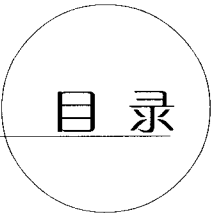
雪漫的每一字句都会发光，闪耀着光芒，足以吸引每个人在成长的匆匆路途上暂缓疲惫，驻足凝望再有所收获，最后伴随这青春的演出重新整装出发。这一次，相信我们都不再彷徨，有了更清晰的方向，我们要到幸福的彼岸，看彼岸升起生命中又一朵绚烂至极的烟花。那时，我们身边有彼此，还有雪漫微笑的脸，写满幸福。

在这个属于我们的时代，雪漫的文字无疑给我们年轻、敏感、脆弱的心灵带来飞翔在晴天里的美妙感觉。暖暖的阳光洒在年轻如花的脸庞，触手可及的纯粹的蓝勾起一点点青涩的忧伤，别样的温情和成长的欢声笑语在我们心中的原野里蔓延开去，如同葵花，瞬间向阳怒放。由此带来的温暖和抚慰足以陪伴我们走过叮叮咚咚慌慌张张哭哭笑笑的成长。在不停歇的时间旅程中，她陪我们一路走来，像孩子一样纯真而快乐，拉着我们的手踏着欢快的步伐，沿途留下灿烂和笑容，好让我们在很多年以后回首再看过往，能心领神会，她神奇的文字是提前留在长大路上的所有祝福和宽容。

又一次翻开雪漫姐姐的书，看着那么多曾经真切感动过我的字字句句，我的心中感慨万千。文字间散发出的淡淡橘花香又再一次缭绕着我，我仿佛看见了眼前等待着我的明媚的旅程。

谢谢你，我们的雪漫姐姐。这是我为你写的歌，每一个字每一点一滴的感情都来自我的内心深处，每个音符都是悠扬的快乐。因为你，我听见了整个世界花开的美妙声音，因此，微笑了。在成长晦暗阴霾的天空下，你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一份从容，你给了我一个世界的阳光灿烂。

爱你，像你爱我。



目 录

爱你就像你爱我（代序）

无怨的青春	1
雁渡寒潭	15
丑女玫瑰	33
爱在初夏的日子	55
当你经过我身旁	67
塔里的女孩	77
未完的小说	95
按时长大	111

附录：我知道你一直是爱我的

秦猫猫 151

无怨的青春

入选理由：

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我十四岁。一个对未来充满惶恐同时也充满期待的青涩女生。那时候流行看席慕容的诗歌，那时候“早恋”是个很可怕的词，那时候的我背着“偏科”的罪名，整日都在不知疲倦地写啊写啊写，却从不敢想像自己会成为一个作家。小说发表在江苏《少年文艺》的时候，我差不多已经快忘记自己曾经写过这篇小说。我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从收发室取出样书，看着自己变成铅字的名字，喜悦交织悲伤，排山倒海。

当时还没有电子邮件这东西，这篇小说曾经让我收到了上千封读者的来信，是真正的信。我每天拎着一大塑料袋的信从校园喧哗的操场疾步走过，开始想，自己可能会和别人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同。

后来我一直喜欢下午的阳光。它让我相信这个世界任何事情都会有转机，相信命运的宽厚和美好。





青春真的是不打一声招呼就来了。

青春的烦恼也是。

雪儿将目光投向窗外，望着那片茫茫的雨雾一言不发。每每春末，这儿便有这种小雨，缠缠绵绵细细软软地下得人心直痒痒。在你愉悦的时候，它便织出许多憧憬许多希望；在你忧伤的时候，它便缠出许多解也解不开的愁结来。

雪儿是个热情向上充满勇气的女孩子，一个从我们认识开始便帮着我长大的人。也许命中注定我将当一辈子普通人。从小学到高二，无论我竭尽全力去干哪一件事，总不能干得出色。只觉得自己的青春像一只鸟，一只关在铁笼子里的美丽的鸟，怎么也飞不到树林里去展露风采。但雪儿不一样，她走到哪儿，便将那份不可磨灭的热情和自信带到哪儿，使她的一举一动都能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她的辉煌前途并且无限仰慕起来。

这些年来我就像是一株一声不吭的草，心甘情愿地衬托着她这朵五彩绚丽芬芳四溢的花。

但现在她望着窗外的眼神是柔弱而迷茫的，一种在她身上从未找到过的柔弱和迷茫。她是那样醺醺然地醉进这场雨里，就如同从去年冬天起她就跌入那场十七岁的恋爱跌得迷途难返一模一样。

雪儿的睫毛很长很长，一扑一闪间总让人心动。从前每次看到它我都能联想到一座很大亦很静的教堂，教堂里滴着露珠的黄玫瑰和古老的哑哑作响的手风琴。但现在那睫毛上挂着的是一份长长的忧伤，一动不动地挂着，



按 时 长 大

我听见花开的声音……

让我突然想起在黑暗中穿了白布衣举着蜡烛款款而去的修女。

“漫儿。”她突然转过头来，“你还记不记得初中时我们所说的那些傻里傻气的话？”

我说我记得，我当然记得。在每一次吟完一首诗唱完一支歌看完一本小说以后，我们都喜欢羞羞答答遮遮掩掩地讲一些那时看起来挺令人忐忑不安的问题。那时她喜欢把我们班上的男生都丑化成害羞的大虾子，有时也说说在某个星期天突然有两个“大虾子”去拜访她，坐在她家的沙发上微红着脸什么的。而我惟一能做的就是拼命找出一些幻想来搪塞我在这方面的空白。其实我是不喜欢回忆的，那样会让我失望透顶地发现从初一到高二我没有一丝一毫的进步，当然书架上越堆越多的参考书除外。以前我是很喜欢那个竹架的，特别是夏天，摸上去清冽而光滑。但现在不了，因为它浑身上下就只散发那一大把旧书味，一直一直霉到你心里去。

“那时你说你希望在你最失意的时候能有一个穿黑衣服的男孩牵着你的手走出失意。”雪儿说，“但我说二十岁以前我不会恋爱，到现在才明白那时的信誓旦旦多么苍白无力。”她的嘴角泛起一丝自我解嘲的微笑，我想那场小雨带给她的眩惑已经消失了。

我用一种历经沧桑的口气说：“夏这个人理当然是女孩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再说，爱情这东西，要去留不得，来了也挡不住。”这口气把我自己给吓了一大跳，我是在哪本书上学到的？

赶快去客厅给自己倒了杯水慢慢地喝，玻璃杯握在手里是一种刻骨铭心的寒冷。我心里“腾”地生出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说真的，我真恨跟雪儿讨论她的态度。让我跟她说什么好呢？背一大通早恋的危害？还是大讲一番初恋的甜蜜？



从十四岁开始，我就感觉自己走进了一本很乏味的小说里，并且怎么走也走不出来，似乎自己的一言一行都被躲在暗处的那个作家所操纵着，由不得我自己。

这不，今天我又干了一件事后想起来后悔万分的事。

雪儿硬拉着我陪她去那个挺高级的设有卡拉OK的酒吧跟夏见面。刚踏上那条柔软的淡蓝色的地毯时，我的心中升起一大片热烘烘的愿望。我想等到我能赚钱的时候一定要昂首挺胸地一个人来一次。

夏坐在那儿等我们。不，应该说是等雪儿。他的确很帅，我想很多十七岁的女孩见了他都会这么想。

雪儿指着夏对我说坐吧不要客气不要客气他是有产阶级。夏听了只是温和地对她笑，在那样的笑里雪儿就像是一个纯洁而高贵的公主，又像一株在朗朗的阳光里恣意生长的小树。我羡慕得心里发酸。

很后悔，不该来。

他们的谈话远不如我想像中那么浪漫那么随心所欲，我觉得自己像一只100瓦的大灯泡，刺目地立在他俩的中间，而屋顶上那一大排乳白色的吊灯却像鱼眼睛一样嘲弄着死命地盯着我。

我猛然想起校庆七十周年雪儿与夏初识的情景。雪儿有一副清亮的好嗓子，夏是歌舞团的主力吉他手，那一次他们合作得很成功，一曲《奉献》赢得了新老校友雷鸣般的掌声。我还记得夏漫不经心地夸她：“唱得不错，真的不错。”雪儿听了只是笑，带点羞涩的那种笑，笑着笑着像一朵含苞的花不可阻挡地开在冬日的风里。

夏问雪儿你的朋友不太爱讲话对吧。雪儿说：“对呀，认识这几年都是我叽叽喳喳不知疲倦地讲。”说完他们便



都转过头来望了我一眼，我赶紧为自己眼前那杯昂贵饮料加了好大一块冰。可千万别脸红，我对自己说。

哎，有人爱似乎很好。至少原以为会朝气蓬勃的青春不会像现在一样枯燥而呆板。或许过了多年多年以后，会有一个男孩像夏爱雪儿一样地来爱我，来改变我的生命。我觉得爱情是最能改变人的东西，雪儿不是变了吗？记得有一元旦有不署名的男孩寄很贵的贺年卡给她，说她是一块拒绝融化的冰，为此我们笑了好久，但现在的她不正欢悦着一滴一滴地在夏的面前融化着吗？

但那一天要等到什么时候，到了那个时候我是否还有和今天一样的心情？

这一次他们的聚会显得很无聊，很大可能性是因为我在的缘故，当一个长头发的男青年跳到台上去唱一首阴阳怪气的歌时，我们就准备离开了。

分手时夏并没说那些希望下次再见面的客套话，我想从他的眼睛里找出他对我当了这么久“电灯泡”的宽恕和容忍。那一瞬间我为自己的卑微感到心痛。

回家的路上雪儿指着街两边许多新开的店给我看，什么小香港发廊快活林舞厅宝丽金音像简直是五花八门，这时我才恍惚醒悟过来自己似乎已经是很久很久没有上过街了。我心酸地感到街上吵嚷的世界不是我的，每一个繁华的角落都不是我的。我的世界只有六平方米——我六平方米的小屋。

也不知道是从哪一天开始的，我习惯于将自己紧关在自己的房间里。妈妈曾经有些恼怒地问过我：“你天天紧关着门干吗？”

“学习。”我的理由苍白无力。

爸爸很奇怪：“我们又不吵你，干吗非关住门不可。”

我无语。可后来还是关门，但每次听到那“砰”的一声，便能感觉到他们焦灼的目光在身后像箭一样盯着我。“对不起。”我只能在心里这么说，毕竟父母辛辛苦苦地将



我养大，我却是这样蛮横地将他们挡在我的世界之外了。

可我无法对他们说我只是想要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间而已。那样他们会觉得委屈，说不定还会惊讶地反问：“世界真大啊……空间？”

3

“气喘如牛。”雪儿这样对我形容汤Sir。“汤Sir”是我们全班同学对班主任的简称。

“你们都谈了些什么？”说这些话时我们正在食堂里吃饭，四周闹哄哄的，雪儿将还剩下一半的饭菜全给泼到桌子上。

“我骂他别里科夫。”她说，“我是不经意骂出口的，他很生气。”隔了好一会儿，她敲着碗边又说：“其实我知道他是为了我好，知道他所说的每一个道理都是对的。但是他却不肯重新回到十七岁来替我想想，哪怕是一秒钟。算了，不说了，咱们走吧。”她站起来挽住我，“一会儿值勤的看见我把饭倒在桌上又该骂我了。”

“你不怕吗？”我问，“我指的是你父母。”

“怕什么？”她奇怪，“所有的小说都昭示着我的恋爱会有这样的一天，我既然做了，就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我挽紧了她的。

“老师的消息也来得真快。”我说。

“算了吧，漫儿。”她摇摇头，“哪怕你自认为是用铜墙铁壁保护着的秘密，也敌不过一张嘴或者是一张邮票。”

“你的意思，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这话听起来很老土。”她笑：“我不全是这个意思。”过了半晌她才低声说：“You don't understand，漫儿。”

我猛地想起一句歌词：“你说我像云捉摸不定，其实



你不懂我的心……”

雪儿对我来说就像是一片云，因为我不懂她的心。

汤Sir叫我去办公室时我也这么说。

“怎么会呢？”他纠正我，“你们做了四年多的好朋友，你应该知道雪儿同学的自尊心很强，我们老师或父母去教育她反而会使她产生一种逆反心理，但你从好朋友的角度去劝她，她一定会听的。”

“不会，也许她一样不会听的。”我拒绝他。我想这件事我不能卷进去。

“漫儿同学。”他定定地望着我：“雪儿一直是我们高二一班的骄傲，你看，这马上就是期末考了，早恋是要耽误学业的呀！再说，你总不能看着她误入歧途而袖手旁观吧？”他摆出一副小学女教师才有的呕心沥血的面孔，微微向前凑了一下，让我突然想起一面在狂风骤雨中还急切向上舒展的旗帜。“劝劝她，啊？”他再补充。

这表情让我战栗，我即刻败下阵来。

“好的。”我说。

误入歧途？幸亏他不是语文老师，否则我会鄙夷他的。

走到操场上，才发现雪儿坐在那棵古老的大树下看书。阳光斑斑驳驳地照在她宽大而柔软的白裙子上。

“一个多么与众不同的女孩子啊！”我在心中轻轻感叹。

后来我们一起乘公共汽车回家。看着车窗两边渐渐退去的景物，我深深地感到人生也是如此，有多少美丽的东西是拿不到也留不住的啊！

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说雪儿是在为自己的青春争取一点什么？为什么？

回到家里我惊喜地发现妈妈给我买了一条白裙子，和雪儿的一样洁白一样轻柔。她很亲切地说：“十七岁的大姑娘了，穿白衣服更能显得飘逸一些。”晚上我替妈妈



吹刚洗过的头发，有几根白色的非常刺眼。我昏头昏脑地说：“妈妈，这次期末考我一定要争取进前十名。”

夜深了，我睡不着。想到那几张绞尽脑汁仍然空白的数学试卷和自己轻易的承诺，我真有些绝望。

将冰冷的枕头压到脸上额头上，让那份冷一直浸到大脑里去。“不知今夜梦中有没有海？”我想。

还是睡不着。

4

雪儿今天没来上课。

去她家找她才知道昨晚汤Sir来家访过。她在家里“暴乱”一场后去了她表姐家。

她妈妈红着眼对我说：“雪儿这孩子，一向倔强，这一次怎么劝也不肯回家，漫儿，你和她最好，你帮我问问那个男孩，要什么条件可以放过我们雪儿？嗯？”

她把夏说成人贩子似的，真好笑。

“阿姨。”我说，“您别急，雪儿想通了一定会回家来的，我再帮您劝劝。”

班上立刻沸沸扬扬起来，我真不懂，那些整天装出一副纯真面孔的人，那些上课时偷偷在看一眼就脸红心跳的男生女生，他们有什么资格来议论别人？

我去雪儿的表姐家看她时，她正坐在一张又宽又长的沙发上沉思。

“我再也不想回那个让人窒息让人讨厌的家了。”她直截了当地对我说，“如果你是他们派来的，我不想听你说什么。”

“是我自己要来的。”我说，“雪儿你别耍小孩子脾气，再说，再说现在离家出走已经不是时髦的事了。”

“够了！”她打断我，“你的话一点也不幽默！你知道他



们都说些什么，他们把夏说成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社会渣滓，他们三张嘴加在一起诋毁我一生中最纯真最美妙的感情，现在你也跟他们站在一块儿，来伤害我的自尊，甚至于我的骄傲！”她捂住脸，泪滚滚而下。

我曾经多么地羡慕她，到现在为止我才发现她为她的与众不同所付出的代价。到现在我才了解到最洒脱的人一旦脆弱起来便会脆弱得不堪一击。

“雪儿。”我握住她的手，“你知道我会站在你这一边儿的，我很笨，说不来话，但我真的是在为你好。我了解你的自尊，我也知道那个晚上的你是多么的无助，但是我们完全不必闹得这么僵的，你说是吗？”

她仍是哭。从来没见过她流这么多眼泪。“我下不来台。”她说，“别人越与我作对我越想去做不该做的事。”

“我理解。”我真的理解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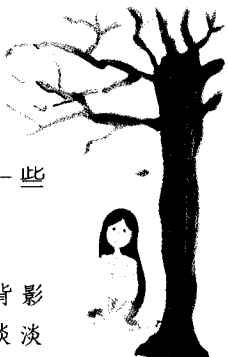
“我想在这儿休息几天，有许多事我要一个人想清楚。漫儿你不用担心。”她扬起一张泪脸，“我会好的。”说着她从背后拿出她的诗集本递给我。

我熟悉那淡蓝色的封皮，这样的诗集本有好多个，以前我曾要求她让我看看，她不肯。

“我一直戴着面具长大。”她说，“现在给你一个真实的我。”

于是第二天，在歌舞团旁边那个取名“茗仙”的小茶馆里，我给夏缓缓地吟起了雪儿的诗：

我曾经颇为得意／得意那些你我曾超速驾驭过的东西／可在这疲倦的风里／一如风疲倦的我／却只能记得你说我的诗太朦胧／尽管你费尽心机也找不出一点的痕迹／就像在那晚的雨雾里我躲进你的雨伞／也将所有的秘密躲藏再也找不出一点点纯真和诗意／其实／又何需呢我的朋友／你只能算一个朋友啊在长长的岁月里。



“这是《给夏之一》。”我说，抬起头来看他，他有一些震撼，表情淡淡的。我接着念《给夏之二》：

想在你的眼神里成熟长大 / 却依旧只能在你的背影下
为赋新词强说愁 / 浪在昨夜升华成星 / 岁月被我淡淡的
相思染成冷静的孤独 / 漫漫长路我走啊走啊无限疲倦
/ 抬眼一看却仍在世俗的眼睛里 / 无助的我只有抚额轻叹。

“她疲惫不堪。”我对夏说，夏的眼睛里有许多关怀的担心的神色。

“连她住进她表姐家她也不来找我。”他说。

“她是怕你担心。”

“她怕我笑话她。”夏一针见血，“怕我笑她脆弱抑或笑她逃避。”

“我们并不了解。”他无奈。

我接着念《给夏之三》：

很想说一声再见很想 / 却不知多年以后成熟的你能
否在我虔诚的祈祷声中忆起我朗朗的笑颜 / 忆起曾有个
十七岁的女孩在你的身旁不停地织过一个狂热的梦 / 如
果真要再见 / 我一定要在长长的站台无言而温柔地看得
你心碎 / 我一定要让你明白我爱你爱你可是我无法逗留
/ 挥手的心 / 必将是一种凄美的永恒。

“我明白你想告诉我什么。”夏灭掉烟头，“我和雪儿都在追求一份虚假的浪漫，正如你说的，”他笑，“雪儿爱得疲惫不堪，而我负荷重重，怕耽误了一个好女孩的前程。”

“你知道你该怎么做？”我问。

“如果雪儿理解的话。”他说，过了一会儿又补充，“当